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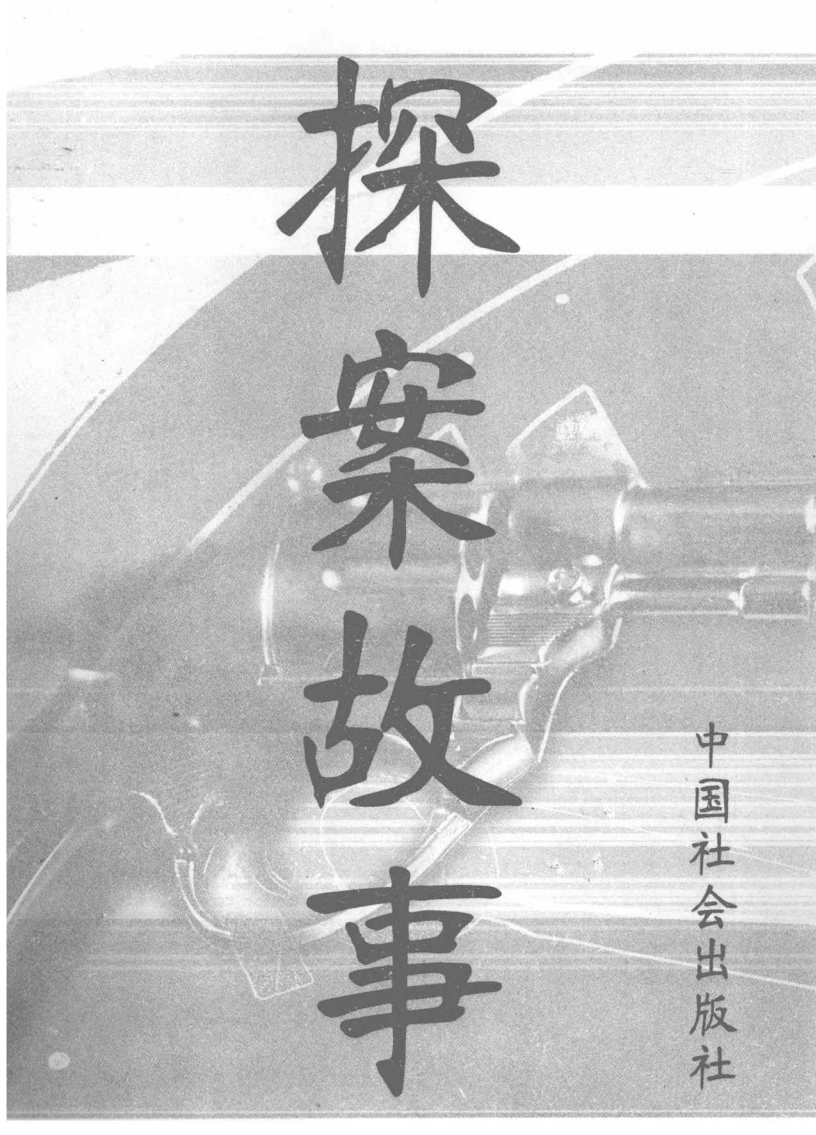
# 探案故事集

TAN AN GU SHI JI

- 荷兰鞋之谜 \* 改编：陈书萍
- 尼罗河上的惨案 \* 改编：一丁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# 探案故事

中国  
社会  
出版  
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荷兰鞋之谜/(美)奎恩著;陈书萍编写. 尼罗河上的惨案/  
(英)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;方圆编写. —北京:中国出版  
社,2003.2 修订(探案故事丛书)

ISBN 7-80146-085-5

I. 荷… II. ①奎…②陈… I. 尼… II. ①阿…②方…  
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750 号

---

丛 书 名:探案故事丛书

书 名:荷兰鞋之谜·尼罗河上的惨案

---

编 者:陈书萍 方 圆 编写

责任编辑:李威海

出版发行:中国出版出版社 邮政编码:100032

通联方法: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66051698 电传:66051713

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[www.bj114.com.cn](http://www.bj114.com.cn) 查询相关信息  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印刷装订:北京英杰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52.5

字 数:1022 千字

版 次:2004 年 2 月第二版

印 次: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书 号:ISBN 7-80146-085-5/I·5

定 价:95.00 元(全五册)

---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内 容 简 介

美国百万富婆阿拜·道恩，不幸在自己创建的医院里被害。这个消息很快轰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。凶手策划已久，作案不留痕迹。虽经纽约警察局全力以赴，侦破工作却毫无进展，整个案件陷入僵局。

埃勒里·奎恩与其父奎恩巡官密切合作，从作案凶手留下的一双白帆布鞋入手，以让奈被杀一案为突破口，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。经过几天时间，终于使两案真相大白。

## 目 录

### 荷兰鞋之谜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案发现场 .....   | ( 1 ) |
| 奎恩巡官到来 ..... | (20)  |
| 发现新的证据 ..... | (39)  |
| 追踪调查 .....   | (63)  |
| 紧急会议 .....   | (76)  |
| 又一起谋杀案 ..... | (84)  |
| 案情明朗了 .....  | (102) |
| 摩高斯的来信 ..... | (115) |
| 抓住凶手 .....   | (119) |
| 真相大白 .....   | (126) |

### 尼罗河上的惨案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林内特的婚事 ..... | (141) |
| 骚 扰 .....    | (158) |
| 谋杀未遂 .....   | (181) |
| 船上的罪犯 .....  | (201)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林内特之死.....  | (205) |
| 一串珍珠项链..... | (216) |
| 调 查.....    | (229) |
| 晚 宴.....    | (237) |
| 情况复杂化.....  | (244) |
| 真相大白.....   | (259) |

## 案发现场

192×年1月，一个寒冷的星期一的早晨。埃勒里·奎恩紧裹一件厚厚的黑大衣，头上的礼帽压得很低，几乎遮住了鼻子上的眼镜。他一面漫步在静悄悄的长街，一面思索着手头正办理的一桩案件：从死亡到尸体僵硬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情况？

他的眼神显得安详，但从他那绷得很紧的面颊上和手杖有力敲打着冰冻的水泥路面来看，这一切都可见他内心的紧张。

他很快穿过了大街，朝荷兰纪念医院的大门走去。

埃勒里走上红色花岗岩石级，微微有些气喘。他推开门，走进前厅。前厅铺着白色的大理石地板，四周墙壁上镀着一层乌光珐琅。左边门牌上写着“值班室”，右边门牌上写着“候诊室”，对面是主电梯间。电梯间门前，坐着一位身穿洁白衣裤的中年男子。

正当这时，从值班室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，红脸膛，方下颔，身穿白裤、白罩衣，头戴黑檐制帽。

“会客时间是两点到三点，不到时间，禁止进入本院。”他说话声音不太高。

“我找敏钦博士，有急事需要马上见他。”埃勒里把大衣兜里的手往深里插了插。

门卫愣了愣，说：“您和敏钦博士事先约好了吗？”

“他一定会见我的。请你快一点。”埃勒里边说边掏出一枚银币。

“先生，这儿禁收小费。”门卫说：“请问先生您尊姓大名，我这就去通知博士。”

埃勒里收回银币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叫埃勒里·奎恩。你叫什么，叫夏仑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埃萨克·柯勃，是这儿的门卫，”他说着顺手指了指罩衣上的工作牌。

埃勒里在候诊室里等着，只觉得一股消毒水的气味直刺他的鼻子。

很快，敏钦博士冲进屋来。

“埃勒里，有事找我吗？”

埃勒里急忙站起来，他们热情地握着手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一般不喜欢医院，它的味让我受不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有个问题需要帮忙。”

“走，咱们到我办公室去谈吧。”敏钦博士友好地说。他挽起埃勒里的臂肘，向门外走去。

他俩绕过电梯前的玻璃门，向左拐进明亮的长廊。走到拐角处又向右一拐，来到与上一条平行的走廊里。走廊右侧一扇沉甸甸的大门，上面写着“手术观摩厅”。左侧一个门上写着“路席斯·丹宁博士——内科主治医师。”再往前，另一门上写着“观摩厅休息室”。最后一间才是敏钦博士的办公室。

这间办公室很宽敞，不过陈设十分简朴。一个写字台贴墙放着，上面装有医疗器械的柜橱。屋子一角放了四把椅

子，一个低矮的书橱，还有几个金属制的药品柜。

“请坐，”敏钦自己坐到写字台后的转椅上，向后一靠，“有什么事就说吧。”

埃勒里脱下大衣，顺手扔在沙发上。问道：“博士，影响尸体僵化时间长短有哪些因素呢？”

“你知道那人的死因和年龄吗？”

“是枪杀。年龄估计 45 岁左右。”

“被害人生前是否有什么感染，或患有糖尿病一类的疾病？”

“这我不太清楚。”

敏钦对埃勒里说道：“尸体僵化是一种复杂现象。我刚才问起糖尿病，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一个人过了 40 岁，又多血糖，那样他死后至少过 10 分钟才会僵化。”

“10 分钟？糖尿病？”埃勒里突然想到什么。

埃勒里征得敏钦同意，挂了个电话。他同所找的人讲了几句话，然后又拨通法医鉴定官办公室。

“我是埃勒里。普鲁梯，请告诉我被害人解剖后的血液中是否发现了糖分？是吗，他得过慢性糖尿病？我知道了。”

埃勒里放下电话，松了口气。接着他又给警察局挂了个电话。

“爸爸，是你吗？罪犯可以肯定是奥卢克，……对了！我也这么想。再见！”

敏钦见他办完事，热情地说：“埃勒里，今儿我还有空，别急着走。毕竟我们好久未见面了。”

埃勒里点着香烟，脸上露出一种办完大事后常见的安静坦然。

“我刚才用你的医学经验，很成功地为一起枪杀案作出

了结论。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儿待上一天。”

“是吗？”敏钦笑着说：“今天早晨，糖尿病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脑袋。阿拜·道恩，我们医院里一位重要人物，患有糖尿病，今早又从楼梯上摔了下来。这样一来她的胆囊又破裂了。外科主治大夫让奈正在准备进行紧急手术。”

敏钦继续说：“虽然她已七十多岁，而且保养得很好，但是慢性糖尿病仍给手术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原定于下个月给老太太动慢性阑尾炎手术，看现在这情况，这个手术很可能向后拖了。”

敏钦看了看手表。

“手术预定在10点45分进行。让奈是美国东部最优秀的大夫，道恩夫人十分器重他。现在快10点了，等一下让奈就在对面主要的手术大厅动手术。你是否愿留下来观看手术？”

“好吧，”埃勒里说：“不过，我从来没参观过外科手术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。”

他们相互笑而不语。

“阿拜·道恩是个百万富翁，慈善家，本院的创始人。她的心血和金钱都花在医院建设上了。”敏钦沉思地说：“现在大家都为她的病情担心，尤其是让奈。让奈的一生中，少不了道恩夫人。是她发现让奈有外科大夫的才能，又送他到维也纳和索尔邦学习。今天，理所当然的是让奈亲自主刀。”

埃勒里好奇地问：“道恩夫人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每星期一早晨，她都要到这儿来视察慈善房，今天也不例外。让奈陪着她从四楼下来时，她突然昏倒，脸朝下从楼梯上跌下，摔在平台上。让奈当即给她作了检查，诊断结果为胆囊破裂了。”

“她怎么会突然昏倒呢?”

“我们查出这是由于女管家萨拉·法勒的失职引起的。按规定每天须给阿拜注射三次胰岛素，让奈每次都尽量亲自去给她注射。可昨晚让奈因作个紧急手术无法脱身，他就打个电话去告诉阿拜的女儿格尔达。当时格尔达不在，接电话的是法勒。让奈就让法勒转告格尔达，让她给阿拜亲自注射。可是，法勒却把这件事给忘了，结果昨晚就没有注射。格尔达对此事一点不知，今早很晚才起床。这样，阿拜早上没注射，再加上早饭吃得过饱，她的血糖猛然增加，于是导致昏倒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埃勒里低声说：“那么动手术时病人家属是否也在场。”

“家庭成员不能聚在手术大厅，”敏钦表情很严肃，“我可以带你先逛一逛，让你开开眼界。看看这模范医院是什么样子。”

“好吧，敏钦。”

他们按来时走过的路线来到北走廊。敏钦指了指左边通向观摩厅的大门，又指着右边的休息室说：“也许道恩家族的一些人已经在这里了。”转过拐角时他接着说：“右边有两间辅助手术室。我们这里有着全国东部最强大的外科大夫队伍……左边是主手术大厅，由麻醉室、术前准备室和手术室组成，许多重要手术都在这里做。实习生和护士可在这儿参加特殊手术以配合教学需要，实习生和护士也可以在观摩厅的回廊上观看手术。另外，在上面几层也有手术室。”

医院里很静，没有杂人，只是偶尔有全身穿着皆白的身影走过长长的走廊。而且，所有门的转轴都涂上厚厚的油脂，开和关都没有响声。

敏钦推开诊察室的门，打手势请埃勒里进去。门一推开，埃勒里发现墙上的小红灯亮着，说明这间诊室已有人用了。

“这样设计很好吧？”敏钦笑着说：“而且，这里没有一个办事邋遢的人。这里将秩序井然奉为圣典，就连那些很小的辅助用品都装在不同的抽屉里。”敏钦说着，拉开屋角一个大白柜橱底层的一个抽屉。里面各种绷带应有尽有，下一层装药棉和纱布，再上是脱脂棉，最上一层则是一卷卷白胶布。

“你们这里若是员工衣冠不整，一定要罚款吧？”

“你说的很对。医院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穿医院的制服。男人要穿白罩衫、白麻布裤和白帆布鞋。女人制服是用白色亚麻布缝制的。只要一进医院，所有员工都要穿上标准制服，不论是电梯工、清扫工或炊事员。”

敏钦和埃勒里又来到了南走廊，见一位身穿褐色大衣的高个年轻男人。这人看见他们，突然往右一拐，就在东走廊尽头消失了。

敏钦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。他告诉埃勒里，那人叫菲利浦·摩高斯，是阿拜的律师。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处理阿拜的事务上了。

“他为什么如此关心阿拜呢？”埃勒里问。

“倒不如说关心夫人的年轻女儿，”敏钦说：“他和格尔达情投意合。阿拜也祝福他们……好了，我想时间差不多了。看！外科主治大夫也从手术室出来了。”

菲利浦快步走近观摩厅休息室，敲敲房门，没有回音。他扭动门柄，走了进去。

格尔达见他进来，一头扑进他的怀里。菲利浦尽力安慰

她，抚摸着埋在他肩头的秀发。

“不要再伤心，格尔达，一切都会好的，别哭。”

格尔达强作笑容。“是的，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，我一个人孤单单地……”

“我了解你的心情，”他看了看室内，“别的人呢？他们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在这里呢？”

休息室内一片寂静。

“噢，菲利浦！我怕极了！”

突然，南走廊走来一个身披白色罩衣、下穿白麻布裤、脚穿白帆布鞋、戴着外科手术帽、帽檐翻卷着的人。走路时，他总是忽然一下子把体重从左腿移到右腿。

埃勒里一眼就反应出这个矮个子医生曾患“肌肉麻痹”。

见到敏钦和埃勒里，他试图摘下口罩。

“你好，敏钦！正常，阑尾炎穿孔，防止腹膜炎发生。阿拜现在怎样？……今天你看过吗？血糖多少？这是谁？”他说话很快，简直不让人插话，小眼睛不停地在来人身上扫来扫去。

“让奈博士，这位是我的老朋友……著名作家埃勒里·奎恩。”

“能和您博士认识我深感荣幸。”埃勒里说。

“欢迎，凡是敏钦的朋友我都欢迎，”让奈回答说：“不过我还要先去休息一会儿。所幸是阿拜心脏机能良好，只是胆囊有点麻烦。静脉点滴情况怎样？”

“一切正常，”敏钦答道。“现在也许在术前准备室。不过，遇上阿拜病例，今晚咱们不能写书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！”让奈突然改变话题，转问埃勒里，“敏钦刚才说你是位作家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敏钦写的文章，笔锋流

畅，很不错。现在我正同他合写一本医学上的书，写成之后将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。敏钦是和我合作的最理想的人选。不知先生是否了解什么是先天性变态反应？你也许不太清楚，这也是医学界有争论的话题。我们还在多年无定论的骨骼接合问题上有新的突破……”

“好呀！敏钦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事情！”埃勒里笑说。

走廊里传来很急的脚步声。

“对不起，有人找我。”让奈转过身，面对来人。“什么事，柯勃？”

柯勃此时显得很紧张，手里弄着制帽，惶恐地说：“门外有个男人一定要见您，让奈博士，说是与您事先约好的。”

“柯勃，”让奈博士喊道：“我已多次提醒你，现在谁也不见，这些琐碎小事，让普赖斯小姐办好了。别让这些小事来打扰我！我太忙了，去告诉来人，就说我正忙，没时间。”

让奈转过身，不再理他。柯勃尴尬地站着，一步也没动。

“可是我……他……这个人说……”

“让奈博士，你也许忘了，”敏钦插言道：“普赖斯小姐忙了一个早晨，现在正在看护道恩夫人。”

让奈这时也生气了，“不管怎样，柯勃，告诉那人我正忙着，不见他。”

柯勃这时拿出来人名片，郑重地递上去。让奈猛地抢过名片。

“谁？哦，……史文逊，哦……是他……”这时让奈博士说话立刻变了。把名片塞进衣兜，同时掏出怀表看了看。

“那好吧，人在哪？柯勃，我先去一会儿。敏钦，回头

见埃勒里先生，再会。”

让奈说完，一瘸一拐随柯勃去了。敏钦和埃勒里相视一笑，对此人暗暗好奇。

“虽然这人脾气很怪，但技术可谓一流……”敏钦摊开双手，做出无奈样子。“走，咱们还是回我办公室去吧。”

说完，他们沿西走廊往回走。

“他快50岁了吧？”埃勒里沉思地问：“从他的动作，眼神……给我的印象是个有趣的人。”

“不过，你没有真正了解此人，从其表面看只是一个方面。他对其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，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。而且，他又是一位乐于帮助别人的人，对别人的请求他从不拒绝，有时连一分钱也不收。可以这样说吧，让奈博士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。”

埃勒里接过话题道：“如果他与道恩夫人的关系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我想，他可以在经济方面根本不需为手头拮据而担心。”

敏钦对埃勒里的话不禁一怔。

“我想是这样，阿拜对待让奈如儿子一般，而且，在阿拜去世后，让奈会得到阿拜的一笔可观的遗产。这事几乎这里的人都知道。”

这时，他们到了办公室。

敏钦挂电话询问手术准备如何，答复看来很满意。

他放下话筒说：“阿拜已经送到了术前准备室，一会儿，手术就要开始。要等手术结束，我才能松口气呢。”

两人坐着抽烟。埃勒里问道：“我说老朋友，没想到你也喜欢著书，至于你和让奈合作，写的是什麼内容？”

“噢，这本书主要阐述我和让奈在大量病例分析基础上

得出的一致性理论。主要证明：人体内有先天性偏离正常的因素，从这可预测会患什么病症。这是挺复杂的。”

“能让我看看吗？”

敏钦显得很为难。

“这件事我可作不了主，请原谅，埃勒里。这本书的手稿以及我们用来作为这本书依据的病例，一律严加封锁，而且由让奈自己保管。前不久，有一医生想偷看让奈的保险柜，被让奈开除。除了我、让奈和他的助手普赖斯小姐，其他人都不能接近病例。普赖斯是职业护士，让奈把文管事务都托付给她。”埃勒里连忙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只是出于好奇，想帮你一点什么……既然这样就不提了。”

说完，两人都笑起来。埃勒里·奎恩虽然是研究犯罪学的，可是他一见鲜血就头晕。现在，他坐在手术观摩厅的椅上，心里既好奇，又不安。

眼前手术室里一片井然有序、鸦雀无声的忙碌场面。敏钦博士坐在埃勒里身旁，静静地注视着手术室内。在他们身后坐着内科主治医师路席斯·丹宁博士和他的女儿艾迪特·丹宁，他们相互在说些什么。艾迪特在医院门诊部工作。

观摩厅同手术室隔一道不高的白色木障，厅内的座位成阶梯状，一排比一排高，最后排有一架螺旋形楼梯通向北走廊的大门。

这时，菲利浦匆匆走进观摩厅。见到敏钦，急忙走上前，俯身同他说些什么。

敏钦点点头。转过脸来对埃勒里说：“埃勒里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菲利浦·摩高斯先生。”

二人友好地握了握手。

菲利浦身体很高，较瘦，人挺精神，宽下颌。

“博士，道恩家族几位成员在下面休息室等候，手术开始后他们能否在这里？”他低声问。

敏钦微微摇头表示不同意，一面让他在身边的空席上坐下。菲利浦皱了皱眉头，没有吱声，慢慢坐了下来，立刻被手术室内的紧张气氛吸引住了。

观摩厅内，静得怕人，人们都静静地等候着。手术大厅内气氛更严肃。三盏电灯光照着手术台，不远处，一张小桌上陈列着绷带、防腐棉和装有药物的瓶瓶罐罐。另外由一位医生守护着放着手术器械的盒子。另一侧，两位外科大夫的助手正在脸盆前洗手，盆里是一种蓝色的液体。其中一人很快用护士递来的毛巾擦了擦手，又随即把手伸进清水一般的溶液里面。

“蓝色的是消毒液，无色的是酒精，”敏钦低声说明。

手上酒精一干，护士便给他戴上橡皮手套。另一位助手也一样。

正在这时，让奈博士从大厅左侧大门一瘸一拐地进入手术室。

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，敏捷地走向脸盆，脱下罩衣，换上刚消毒的一件手术服。让奈博士在脸盆前把手伸进蓝色消毒液中，一位护士则给他戴上一顶白帽，把他的灰白头发全都掖进帽子里。

让奈博士头也没抬，边洗手边命令说：“患者准备！”

两名护士迅速拉开通往术前准备室的大门。

“患者！普赖斯小姐！”一个护士重复道。

她们走出去，一分钟后，又推着床车出现在门口。床上患者头向后仰，双目紧闭，白布罩单一直盖到脖子。

另一位护士跟进手术室后，默默地立在屋角。